

程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常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時魏器據隴擁衆器問處曰往者周亡戰

乎今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

曆數在彼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

曰命也爾雅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

曰天世載德孔安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尚音傳曰載行也

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

乎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

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

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共慶者為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

然之應得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高

天統矣

祖夜徑澤中有大地地當徑高祖乃披劍斬地後人未至地

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地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殺地曰高祖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

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威

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

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崇侯虎曰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諸侯皆嚮之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經

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尚書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

所歸往善之日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

者往也天下所歸也謂外傳曰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

得偃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三

德之運應錄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故善曰漢書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得奮其劍善曰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器曰秦夫其鹿劉季逐

取天下若逐鹿得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曰神

器天下共分此服御之物書曰老子曰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

善曰孟子曰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覩之

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

也思有短褐之

之龍衣擔石之蓄善曰昭曰短為桓桓禱也毛布

重衣也字林曰

龍衣大篋也晉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人常昭曰一

推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為何則貧

窮亦有命也

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况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

不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

海之內宗廟

食之子孫保之法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

言曰天因祚

人為神明主也

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

善曰史記曰西天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邪自號曰西天籍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

梁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善曰鳴冠子

任用么麼動則頌濁無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是

故為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

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駑駘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責驥者為其一千里也陳涉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察枕之材不荷

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棟謂之梁枕朱儒柱善曰說文

音節枕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音義曰論語子曰受一

之劣切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

足筭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

鬻鼎實也鬻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

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同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

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

而況大夫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

淫分其賤不能移此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

之謂大夫不能移也

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

負貫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土常有怪歲竟此兩家

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善曰漢書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

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

常得之高祖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始受命則白

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再切

地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地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

霸上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

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肯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夫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

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昭曰厭合也而有

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

量力論語孔子曰不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

知命無以為君子曰不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

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遇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

也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

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昭曰樂望則福祿流于

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德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也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徐令處之少子也夫

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

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東觀漢記

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杜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

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後任人楚辭曰君子必審諸已然

量度也人王逸曰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

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

體也舒緩之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

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臯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

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至於雜以朝戲及其

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所善揚班傳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
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
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
也教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
樂正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
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

禮司馬遷書曰西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曰隱約者觀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
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
失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
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也鄭玄禮記注曰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
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
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元首必帝族祖

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啟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紂夏自禹

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三十九王六代禮曰紂為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其其民

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

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非固漢書贊曰孝宣帝

良二千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非固漢書贊曰昔周成則

石乎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非固漢書主及其衰也

相文帥禮齊文相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其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後也為宋後亦職也二伯怒曰

必以仲幾為戮乃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

執仲幾歸諸京師後漢書曰二霸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

九鼎而畏迫宗左氏傳屈宗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

問鼎之大小輕重馬王孫滿對曰周德女效情散於胷懷逆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謀消於唇吻反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

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弁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

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滅韓哀侯趙敬侯滅晉
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韓又曰韓哀侯滅鄭并
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
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匿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秦據勢勝之
相持莫得居其虛立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
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
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
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位艱曠日若彼用力若此
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
也豈非深根固蒂不按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也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
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卦之辭也鄭玄曰

有命咸亡其將亡矣其將亡也王弼曰心有始而不而聖乃自繫秦觀周之弊

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

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

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

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

虎奔有錐之地子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

也航人無揖如航何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

通俗文擢謂揖也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

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

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

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鞅魏也

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彼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紕其義至身死之自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

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

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計為丞相受始皇遺詔至今趙高之

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中法令乃行誅大胡

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

記太史公曰商君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其天資刻薄人也

商諮謀趙高幽深宮委政諂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

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

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考公相李奇曰法貴法刻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文選卷五十二

十一

子弟為匹夫陳奮其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

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

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曰烏會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漢書曰高祖五年位於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漢無尺土之階錄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

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

權圖危劉氏

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

大盤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

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

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向使高祖踵

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數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賈誼曰諸侯強

盛長亂起姦六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
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
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
過可削文帝見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恐多想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猥由所謂末六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
也杜預曰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

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牛父偃說
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
人喜得所願上以德苑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
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分為六梁分為三也淮南分為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
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或以耐金免削
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
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
耐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福薨無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
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

劉向上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明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

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

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

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毋右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

璽散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部卿侯閔以莽篡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

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

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提不世之姿材篤論都賦曰千時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

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拓帝立曹騰以定策

寶武謀許中官曹節矯詔誅武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本未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

中外雲擾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藪杜預左氏傳注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大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

傾覆龍飛譙市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

屬豫州東京武曰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

不取鯨鯢而封以為大戮社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

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頓洪將兵西遊德動天

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

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子第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空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

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技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

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

能聚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技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

也魚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

此言雖小且痛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

可以喻夫且痛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子文

曰根主深則本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素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感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
林之中植於官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
上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
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
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
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方言曰博曰圍棊自關而索齊魯之間謂之奕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是以前古之志士悼
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
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密行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
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
吾將不取春秋十五年而窺國圖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

常弘嗣

吳志曰常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論之後為中書僕

諱改之也

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
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
吾將不取春秋十五年而窺國圖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

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昊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

用成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故能隆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

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情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下或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

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

欲衰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

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更不再冬講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

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

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

再三召見其後勤動不離公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

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關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慕易行埋蒼賭馬也賭丁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方

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

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

相漁渡要以及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

公之言點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渡

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

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其皆生

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微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

孫吳之倫也劉向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法者無

起三十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

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

知爽慕進退取與攻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

躄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夫其盱食乎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

仕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

曰如虎如貌如熊如龍于商郊蘇武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典摘暴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隄俊賈逵國語注設程

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

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當世之士宜勉思

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

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

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二百孰與萬人之將

耶鄂淳藝經曰碁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衮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

都賦曰脩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假令世士
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賈易之也
移博奕之刀用之於詩書是有頽閱之志也用之於知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
論過秦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債
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

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

非妖妄者

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此
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天耳此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

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粗麤也夫神仙
說文曰粗疏也粗麤也夫神仙

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孔安國尚書傳

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
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上

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

天若養生經老子曰人
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

限節度護之

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

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

離漢書曰上問左丞
相周勃曰天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合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決露也周易曰渙

汗其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菜七日不飢

毛詩
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

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古賦字韓子曰
衛靈公至濮水

之上有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劬理鬢
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劬理鬢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
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

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
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

易水之上荆軻頭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

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同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

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漑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

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悲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

成嘉穀君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

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

二者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

行血氣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

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記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

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十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鄒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

曰啖榆則瞑不致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

草曰合

歡獨念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以梧桐葉繁
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皆茂使
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辛
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蘇勿食葷辛害
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

久食又曰猪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蘇葷菜蟲乙處頭而
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
與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

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
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者矢

溺中覆之皆有常虞頸處險而瘦於齒居晉而黃淮南子
人有遇得乃勝殺取

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瘠臨推此而言凡所食之
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齒黃未詳

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方

曰延年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
長也

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又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
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

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性合歡獨念萱草忘憂也

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徑

哇洪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
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驚其腸胃莊子曰五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
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鄭文曰鬻鹽謂練化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
曰悖

亂也文子曰脩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之性曰人
理而動者正氣

又曰貞人純粹應劭天以葦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
漢書注曰粹淳也

產曰葦爾小國社預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
注曰葦爾小貌也

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

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成三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王

曼焉關雎歎之知好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

養生也笑悼謂笑其不善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

曰裁乎無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

也以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

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

疾也扁鵲謂桓侯曰齊桓公在簡子前且二扁鵲孫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末曾曰齊桓公在簡子前且二扁鵲

侯曰桓侯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年史記自侯外錯常昭曰魏血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卒曰扁鵲見

竟不知何國也桓侯室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

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孤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

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

益之以吠古澮外而泄之以尾間尚書曰瘠吠澮距川孔

深不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吠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

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間水之從

海尾間者也一名沃懽在東大海之中尾間者百川之下

一故稱尾間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間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
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

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

患在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行人不得又未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塵善登木猶獸心戰於內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工下故稱猶豫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

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

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弱曰滔滔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

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

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

生老子曰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管非欲而疆禁也左

傳曰名位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濁著曰夫子

德精微而不可見物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

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曠然無憂患

寂然無思慮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

人不預慮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六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或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和。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河上公曰：六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晞以朝陽，緩以五絃。毛萇詩傳曰：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忘歡而後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至。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若此，以往怨可與羨。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始皇之心，度物也。

燕人盧生求羨門常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蘇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其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曰：北海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

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曰：介紹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得失不能疑

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

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

清而聖人生里杜鳴而聖一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

變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羊

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群而萬物覩又故伊尹有莘氏之

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

衡左阿衡伊尹也太公謂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曰太

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

師王乃齊戒二曰田于渭之陽平見呂尚坐茅以魚百里

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

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

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

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

三略之說略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

人言皆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

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

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

於籙圖事應乎夫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曰稽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

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輔之

度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

度之也格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

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詩云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

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豈惟興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秩

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祭告

之龍亡而聚在夏氏乃積而去之此三代莫之敢發至厲

王之未發而觀之聚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躒而謀

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屢孤箕服

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

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衰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久贖罪棄

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鄆山下聚位留切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謀亡曹曹叔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之籙圖參於秦古

遂遇疾馬登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言凶成敗
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古凶有效存亡出象玉命論曰
數謂天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
道也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

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

世而及成王定鼎於郊鄜卜世三十年七百年所命也

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
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鄜今河南也武王

遷之成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九

毛詩序曰蕩召穆二霸之後禮樂陵遲自厲王至于二霸

公傷周室夫壞也二霸即齊桓晉文也
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文薄之弊漸於靈景二
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
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

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皓烈之極積於

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西皓烈之極積於

亡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言周人之教以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有曰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孔子稱其賢又曰舟水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孔子朝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魯
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
水名也史記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閭閻孟軻孫卿體
閭如也栢子新論曰迺絕其端其命在天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不
形而悟類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
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
瞻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夫子矣李執曰希聖也言
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
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嘉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
司寇李相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
粟六萬石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使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
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

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昭王乃止以仲尼
得據土壤賢躬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相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
曰天生德於予相豈其如予何孔子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
於陳蔡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以仲尼之
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羹不充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居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物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至通於神明

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問說苑趙衰子謂子路曰吾嘗

明君乎孔子不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蔡楚

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其不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舟伯牛閔子顏

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

也皆具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主黨以封已常昭

日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

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

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

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

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沈湘之玄

漢書曰天子亦賈誼之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言之乃毀

誼於是天子亦賈誼之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言之乃毀

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用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

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相繫

音義曰屈原赴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

命矣周易曰樂天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

抑而道不可屈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

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

小出之溝流於

於水及海者命曰淵水出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去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

月土潤澤暑鄭六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

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管子曰水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

切是以聖人處宮躬遠如一也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

道得於此則夫中心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禮記注曰連犯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

必湍之物廣雅曰秦孝公曰夫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曰啟

之史記曰商君論曰秦孝公曰夫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曰啟

曰前車覆後車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

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

刑辟自與殺身以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曰下流多

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曰下流多

議彼所以處之也蓋有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死論語子夏曰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論語子曰道之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

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

曰不徵道之將發也命之將賤也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為也子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

士遽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

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蔭倂仰尊貴之類迤勢

利之間杜預曰蘇秦使遠逝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

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

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關者為精

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

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大王居幽秋人侵之乃踰梁

曰脫誤也毛詩曰奔予如遺鄭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執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

失二者孰賢鄭玄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有

禮注曰賢猶勝也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有

淫其聲色杜預曰胃貪也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相

視貌也盖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

鼻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

牧之盖知伍子胥之屬音鏐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鏐名也左傳

以死社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鏐名也左傳

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

使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

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

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儆

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未躡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頭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躡其尾漢書曰成帝立故夫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徒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

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丘

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勢乎

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間其門也漢書

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馬不如顏回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氏

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其為實乎則執約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

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丘譬如

之深其為名乎則善惡善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

之善千歲之積譽也然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

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

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雜陽耶耶褰裳而涉汶問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我褰裳涉汶

柯曹子曰願請改陽推直紆而守教更悔陵之倉則山坻

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他魍結服屢曰魍音推今兵士推

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

詩曰曾孫之使如砥如京毛萇詩投衽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投衽也並初洽切淮

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王英出藍田許慎淮南

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李平

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風驚

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六疾待其前

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

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言奔競之倫禍

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故古之王者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

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

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乎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

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感之甚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仁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遠無權乎禍福之

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

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

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

彼取若夫出處不遠其時默語不失其人道周易曰君子之

此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雖從其時之性語默出處

語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雖從其時之性語默出處

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論語子

謂之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

比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

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

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文毛詩大雅

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謂使之言傳其昔吾

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之言傳其昔吾

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荅寶戲曰王塗燕

臣竊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荅寶戲曰

皇綱劇秦羨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曰系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吳武烈

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董卓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

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權略紛

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紘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擁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盪謂

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儻乎國

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第也夷羿收之以為已相杜

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祝祭

執醜虜箋云馘所遂掃清宗枋音補蒸裡皇祖于枋毛詩曰祝祭

曰枋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

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

廟祠以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呼闕之羣

太牢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虓虎尚書武

熊如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

并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

而安忍杜預曰阻忤也又君子曰文侯所謂無怙亂也兵或

師無謀律喪威稜寇各侍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

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凶左忠

氏傳長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口杜預曰稔然也

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

栢土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生也禮記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

范曄後漢書陳忠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

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

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哀其甲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

充國頌曰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策以彭成張

諭以威德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故老名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曰

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左氏

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北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氏

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吳志曰曹公與表紹相

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

庚者載車之所崔駰達挾太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旨曰攀台階闕紫闈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

配夫不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

室見邳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群用集我大皇

帝吳志曰權薨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

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

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

疇咨俊茂好謀義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東帛旅於

立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謝承後漢書

曰鄧道不應故家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

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

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於是張昭為師傳吳志曰王待張

瑜陸公奮肅呂崇字之傳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

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領毛詩曰甘

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與霸志曰甘寧字

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

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

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鄞春大

守又曰朱桓字休揚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故又曰

朱然字義封朱治子也姓施氏初治朱有子然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

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又曰蔣欽字公升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

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

軍又曰張昭長子承山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

主記權稱尊號八代陸遜為丞相誨育門生手不政事則顧

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曰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

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推稱尊號一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

太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

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立可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

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志曰陸績字公紀吳郡

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

權拜議郎徒太子太傅甚見信里吳錄曰張傳字叔方吳

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曰文辭孫權以奉使則趙

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以奉使則趙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小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按呂蒙於行陣是其智也據三州一虎視於天下是其仁也取荆

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一虎視於天下是其仁也取荆

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又曰魏文帝問曰山吳郡人也

至魏魏文帝問曰山吳郡人也

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

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卿

老廷君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于四方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志曰吳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

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

一第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

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杖祥也

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

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

陳武殺身以衛主軍曹公出濡

樓船往濡頃口夜卒暴風樓船

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

斬於是莫敢于其夜船敗襲死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效進位

合肥奮命戰死權駱統劉基疆

京之自臨其喪權駱統劉基疆

推名為公曹志在補察苟所聞

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

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

傳士李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

也謀無遺譖舉不失策魯恭上

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

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

百萬之師之威民氣百倍勝浮

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

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

子曰子貢南遊羽檄萬計龍躍

於楚過漢陰羽檄萬計龍躍順

計周易曰見龍鏡騎千族虎步

在田或躍在淵鏡騎千族虎步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

江濟之志一宇宙之氣水涯詩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初遣瑜與備并力喪旗亂

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曰吾視其轍亂望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垂小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

關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之龍衣關羽遂乃伐吳將陸

遜大破先主軍遂奔船還魚復敗永安先主沮于永

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感之士崩在

解馬鞍山在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須作油船夜渡州

上摧以水軍圍取得三千蓬籠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

餘人其役弱者數千人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弓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

晉敗秦於殺匹由是二邦之將恣八氣挫鋒勢劫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莞爾而笑何是又白莞爾小笑貌故魏人

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遂躋天號鼎

踣而立方言曰躄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西

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洽心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群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而中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

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

書曰班瑞于群后引虎臣毅亦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曰欽若上下恭揖群后虎臣毅亦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漢書曰伍波敵疆旁臨江而守毅亦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漢書曰伍波敵疆旁臨江而守毅亦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詠文曰錢鉞有鐔也亦曰長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庶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

商各守其業化協殊裔風行遐圻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

圻界也言乃俾一介行人撫述外域貢對鄭使曰晉人使子

風敷及速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巨象逸駿擾於外閫周禮曰

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周禮曰王府掌珍瑰

曰每既為一閫明珠瑋實耀於內府王之金玉玩好

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積而狎至曰羽輶由車駟於

南荒衝朝息於朔野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朝閑

關字略作輶樓也音義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

唐天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

天下無道戎馬生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

少子也立為太姦回肆霍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

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虔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賴無關政公羊傳

度降及歸命之初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書曰尚被典刑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

以蹇諤盡規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

輿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

聞唯唯子不聞問舍之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

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

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

之孫皓以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為大尉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
 人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
 為司徒司徒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
 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為樓玄賀邵之屬
 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為宮
 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
 故曰機事所揔號令依發解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
 肱君也股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
 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

也土崩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晉師也言躡其
 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卒
 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秦過
 論曰楚師深入鴻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
 門曾無藩籬之難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楚
 引汾水灌其城不設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
 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築室反耕者宋必
 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乎史記曰西軍未浹辰而社
 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間而楚剋其三
 稷夷矣左氏傳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相親切于寶晉紀曰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
 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晉伐吳悌逆之吳
 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悌不肯去觀自牽

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遠放之為晉軍所殺夫
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向時謂太
曩日謂昔日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險阻之利俄然未
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曰廣雅曰詭變也詭與危同彼此
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
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
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劉公
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南子曰偽之生飾智

祐三遠在海濱夫吳相王基之以才此太祖成之以德聰明

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缺之為人也聰明

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謝孟公後漢書曰延篤遷京

北尹卹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心府之愛拔呂蒙於戎

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

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

其狀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中傳也文王以為楚名臣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

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容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

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

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

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

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復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萬軍已各恐懼不

糧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

為軍後早官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策

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

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

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

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文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權加燮為左將軍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

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

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祭天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

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

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即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

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初左右自今酒後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屏氣跼踖者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踟謂地蓋厚不敢不睹吳志曰子明蓋高不敢不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在公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賜千金安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為
廖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夜不能寐病為
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
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既吳志曰權
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特
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孤猶孤不負子瑜之負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
謀也又曰肆陳也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下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長龜詒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曰狀
安也於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
曰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

謂朕何宮室與服蓋謙苦如也
漢書文帝曰豫達太子謂
天下何賈遠國語注曰謂

也言何注以告天不足也劉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
之缺粗脩注曰粗字常昭漢書雖醜化懿網未齒乎上代
杜預左氏傳曰粗略也才古切

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
注曰齒列也惟王建
國體國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兵練常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

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
文帝書曰謂為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敦率遺典勤民謹政
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
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宮左氏傳
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末

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

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

輦曰長轂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詩曰先啓行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漢書曰

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聞以首尾救故銳昔

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

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詔之大司馬陸公

公以四續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山陵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

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是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成列天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

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

子蒙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

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懸旌江介築壘導渚毛詩曰鴻

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泅江東下

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

坑上而當闡城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疏遠跡待戮而

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

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

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闌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

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揚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

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信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

還師歸國獻俘授職杜預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

儀曰文王我師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陸周公豈欺我哉

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韻篇曰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俞寧向時之難吳志曰孫

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而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

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

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

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趙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

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力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夫四惑矣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
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
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
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鉅命
决曰天有顧眎之及其危也則北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
義授圖子黎元也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
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來秀無悲殺之思黍離無愍
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叛之故墟見麥秀
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
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正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
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

此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

天爵人尤宜慎也創制垂基思隆

後葉此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

也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

術有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

子曰有其國五等之制始

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

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

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

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

漢典因秦制度以撫海內

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得失

經畧萬國損益三代降及

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書存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

至重天下至曠 恢恢帝業孫卿曰

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任重必於借

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

建五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

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

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俾滅衰而獨斯畏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九辨之大方

力者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

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 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

利人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周易說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原法期

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

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論盛

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願慤也娛萬切左

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禦而難制也毛詩曰疆其弊在於疆

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未大

左氏傳楚子問中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將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大不掉杜預侵弱之豐遵自三季言諸侯東權而王室

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

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帝昭陵夷之禍終于七雄七

曰季未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昔者成

夷至于一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月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

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文質相

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物所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笑乎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

下怨而上不知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曰毛詩

此之謂士崩

始靈其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乘也尸子曰聖人推福則取重推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

戴天子加之伯也翼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甲猶

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皇統幽而

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

鄭玄論語注曰輟也為者老子曰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鞅見秦孝公謂景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

矜其得言懲周以力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

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伎葉也若去之

也則本根無所庇蔭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

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

臣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思我小怨大知陵夷之

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

孫曰叔出李處有自來矣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矜色

自美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之王亨醴命之省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至蘄西夫澤鄉勝自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

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六者夸州兼郡可謂矯境土踰盜不

在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

導舊典尚書曰舊典與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口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此宗廟不安也

阻恃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 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

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無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

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

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亦皆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

反也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泗水

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

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

左氏傳上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壽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邪而

反何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起兵反以表益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

笑而應曰我已為東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杜預

帝尚誰拜不肯見也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

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

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

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

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是以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明遠數詩尚

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

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

拾遺如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

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

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

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漢書曰縱恣意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一子左氏

初王姬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為國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帝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遠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挑子實起也王命論曰聞于天位爾雅曰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于求也三子子頽叔帶子朝

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吏記曰秦取周正鉅擊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西都賦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子姬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

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鄭伯見號

自國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于豈若二漢階闈整

擾而四海已沸借闈楚擾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放彊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匡天下又曰桓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

公九合諸侯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故烈士扼腕

既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雪國之

禁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羣義心惡之遂與劉子劉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

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崔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皆

將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何日子于其齊乎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民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善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太子曰用兵有民望未改而

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

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

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

多亂唐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長率連

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

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

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子魚曰又用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諸淫昏之鬼尚書曰不後耳

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後耳

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郡縣之長為

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

記蘇秦說燕王曰忘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

人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子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

論語注曰在安民孔安國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

論語注曰利已鄭玄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

曰若考作室子乃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漢書

弗肯堂矧肯構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目之眾當解合之勢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六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代

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去各觀文立義也崔寔

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貫之以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

貫之以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

國尚書傳曰蔽斷也辯命論辨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淵右流寓魏庭肩履難危僅

多慎激謂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管

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音心厚真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

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久嫁男娶

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勤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

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文選卷五十四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步赤墀也

禮天子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

言至也天旨

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武子曰天才英偉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主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衡曠世

特秀超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北之齊過日

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地

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責任

饗餐而居大位自占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趣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由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故

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饗餐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

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

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

之天闕者司馬彪曰紛綸莫知其辯問於孔子曰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莫知其辯別也

仲任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壽天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富貴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

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者

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比其大彰較者

也余甚至於鵠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或馬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鬼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出於狂又曰吾一愛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所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曰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有二十為度常至德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

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傳子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文王子曰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路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與困臧倉之訴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顏回敗其糞蘭甫耕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丁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

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

我猶守而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蠲不離去

我猶守而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蠲不離去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揚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諭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子

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

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

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諾樂正子見

白何哉孟子之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

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謂庸人者口不能

道善言而志不色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至乃伍員浮

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考非庸庸之所職

屍於江流三閔曰沉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到死王乃取

於江中楚辭曰以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閔大夫與漢書曰賈

誼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

髮於即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

曰父老何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

自為郎 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

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

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

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

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

有休黨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耀羽弱水暮

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

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近世有沛

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國劉璣 璣弟璣 並一時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璣

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

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璣弟璣字子璣方軌正

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

按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敬音境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

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四孔子揚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稟稟馬皜皜焉莫

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

振民毓德毛詩曰衡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

次殂落宗祀無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

王共相毛萇曰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

質也又曰髦俊也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擲蜀文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也書曰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柱史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

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七十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七十不蹏年七百鞋子南郭子綦曰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南謚高士傳曰黔婁

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束帛曰何以為謚

則手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王存時食不克虛衣不蓋形死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

文選卷五十四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廣而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
真長時而盤技陳侯見而甘悅之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不知曰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
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官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
生有命富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
貴在天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昔人知下相接之交错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易故因人以致人之交错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察察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子虛賦曰交错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以聞禍之所伏思玄賦曰此豈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
銳不可以一途驗等琴不可以一理徵非
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察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必
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必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

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
職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義禮智四者聖人而或者覩混

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魯擅奇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日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鏹官古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
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翟
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古皆命也挺生膺期持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幽以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彭彭越韓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鷲
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方曰鷲蟲猛獸也孟子曰有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下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
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歐陽尚書授
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綴蒼頡篇曰綴綴也漢書百反侯勝曰士病豈知有力者

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此後拾地芥

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因矣故

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

陳其梗槩東賦曰其夫靡頽臆理咳嗚為顛六頽鳥形

之異也楚辭曰靡頽臆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臆滑

也音後通俗文曰嗚口不正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

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朝秀養生也龜鶴壽千石之數注壽

之物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語之微言音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父矣左氏

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同知三者

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

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龍犀曰角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

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頤有龍犀入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長強黃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

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撫鏡知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匡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李撫鏡知

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馬乃有

大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八主紜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五也與已姬密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子皙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鬻財與王

拜皆壓紐也

之瑞春秋元命苞曰華者者名如

虹下流華者女節夢意感生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

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

黃帝漢高祖功臣皆兆發於

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

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

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

汗其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救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龍

如羅于商郊孔安國曰繼摯

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

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

子曰源道者則宵冥之深

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

王命論曰神明之空桑之里

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罾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

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

采桑有神仁義有曰出水而

東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

其鄰東走南子曰顧其邑畫

一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日伊尹淮十里而歷陽在

一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胡

老嫗常行告之曰爾書注

一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胡

視東城門有血使走上山

勿反顧也自此姬教往視門

史問之姬對如其言東門

往視門有血便走楚師屠

上山國沒為湖

漢書曰項

士沸聲若雷震

漢書曰項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

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

北坑馬服署四十餘萬衆

流血成州沸聲如雷使秦業帝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

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

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

同命俱死未可恠也命當弱死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

晉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

秋霜一下蕭蒿也

望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

之哉其救三也

及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

瑕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

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今既

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

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

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

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溢苦

死霜露其為詭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

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此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容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

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葬耳又曰公孫弘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上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逃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詭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城官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聲馳海外四也應據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

重華左氏傳李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曠數擣鉞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右士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
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
庶蜚庶生惡來父子然則天一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
君寡庸君多杜篤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而薰蕕不同器集鴛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
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與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
棘俱植鴛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
實曰接是使渾本敦本搏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
翼側足
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此周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
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
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
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
巖石之下
謂廢興在

我無繫於天其救五也

漢書地理志非天降命不可治亂廢興彼

我狄考人面獸心宴安鳩毒

我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

以誅殺至何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漢書

宴安醜毒不可懷也

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未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

父死妻其後毋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

何足喻

淮南子曰堯之時翼九竅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修蛇於涸庭禽封豕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方地九嬰水

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而右乘間電發

實搜神記程符

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也左帶左袵也尚書曰四夷左袵用弗成類王元長勸給書啓曰息沸胥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胥也魏志詔曰遂覆瀍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洛河左伊右瀍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字入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寧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神州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也曰孟春始羸孟秋始縮高誘曰羸長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七有天之所賦也死生

已先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世要論曰遇不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卦中庸在

於所習舜禹一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

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

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

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楚穆謀於潘

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

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天與太子入合於孔氏

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

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常曰熒惑守心宋之

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

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熒

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信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於其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

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

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

之於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中我理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

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人守其職已謂東海來次從延年

到雒陽適見報囚毋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行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

自疆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自疆而不息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無報可故修

水統長揚賦曰增聞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詩
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

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桐吊曰夫體道者天下

知之命故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何莊子曰知不可奈何

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

喜死而不感知惡死之或是耶非弱喪而不知邪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

臺夏屋不能悅其神白屋楚辭曰冬有天下考岳臺九畹而

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逢未定憂其慮非有先生論見不

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歆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獲於

高士傳黔婁先生謂曾子曰富與貴是不感於豈有定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

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賦也

卷之五

五

四

程